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第一期

贛災彙刊

江西旅揚同鄉贛災善後協進會出版

江西旅揚同鄉贛災善後協進會彙刊目次

第十九期

言論

本會宣言

爲要生存的人們進一言

共匪禍贛之由來

請同鄉開開尊口

江西共禍之由來與吾人今後應有之努力

蔣主席告湘鄂贛民衆書

蔣總司令告誤入共產匪黨的民衆書

蔣主席對贛民衆之表示

歡迎蔣主席來蘇贛難詞

宣傳大隊告同胞書

在清剿匪共期中民衆應有之認識與努力

災情

吉安共禍詳紀

吉安商會查報災情

吉安縣災情調查表

吉安共匪蹂躪下泰和被災人民統計表

共匪橫暴中之泰和六鄉財產損失比較圖

共匪割人鮮肉拌糖下酒

共匪怕鬼之奇聞

不忍卒讀之私信一斑

萬約三慘死實況

劉勤儂死狀

郭衡寰父子三人之慘死

裴朋僧遭慘殺

永吉恆號黃君所得家信之一

又麻君所得家信之一

又楊君所得家信

乾昌號劉君所得家信

乾昌號劉君所得之一函

裕和號彭君所得之一函

鄧英罪惡之暴露

吉安商會來電

覆吉安商會電

吉安旅省同鄉會來電

吉安燼餘錄

匪共蹂躪後之景德鎮

愁雲慘霧之瑞金匪禍紀

省黨部電請派兵馳剿安福共匪

劉匪蹂躪遂川記

南昌省黨部請派隊痛剿粵都匪共

江西省立各校被匪蹂躪損失

興國縣屬匪共屠殺慘狀

上饒武甯兩縣匪共騷擾情形

匪共荼毒尋鄔慘狀

南康張縣長被匪慘殺情形

修水又被匪共蹂躪

湖口縣召集善後會議

中宣部招待新聞記者報告贛省匪災

上饒河口失陷情形

怵目傷心之匪害

贛省剿匪中之匪氛

慘哉瑞金共匪屠殺政策

贛州難民團來函

贛州難民電

吉安縣政府來電

吉安彭縣長學游報告前月縣城失陷之經過

祭陳宗夷文

江西各縣匪禍及難民人數概況表

共匪擾害江西各縣一覽表

赤地千里之江西災區地圖

請 願

本會請願呈文

國民政府對於請願之覆函

爲請願事電賴籍要人

上海熊司令式輝覆電

致劉旅長夷電

獨立第十四旅劉旅長夷覆電

致各同鄉會電

江西旅京滬漢湘粵揚代表團聯合請願呈文

江西旅京滬漢湘粵揚同鄉會聯合請願代表團宣言

本會歡迎代表慰勞詞

請願經過報告書

劉中委峙來函

反對再借房租電

江西省黨部請願呈文

江西旅京同鄉剿匪促進會請願呈文

旅武漢江西同鄉會請願呈文

江西旅滬同鄉會請願中央文

江西旅粵同鄉會請願文

全贛商界請蔣主席督師剿共之呈文

南昌市黨部電

南昌市黨部向蔣主席條陳十項要求

吉州十縣代表請願呈文

又呈總司令部文

吉州旅鄂同鄉協助綏靖十縣救濟委員會請願文

贛東代表請願呈文

籌賑

登京滬蘇揚各報乞賑啓

江西旅揚同鄉贛災善後協進會籌賑啓

筵請淮南紀事

致淮南鹽業四岸公所乞賑函

致本地同鄉送捐冊函

寄外埠捐冊函

謝外埠匯來捐款函

楊氏兄弟籌賑熱

康隆吉氏乞賑有方

江西省政府乞賑電

江西省黨部乞賑呈文

贛代表到滬乞賑函

三團體請國府撥款賑濟

蔣主席發鉅款嘉惠災黎

魯省政府將助贛災賑款

各縣難民請撥賑款救寒
濟生會擬辦江西急賑
上海善團籌賑通告
吉安十縣代表請賑呈文

公牘

吉安旅省同鄉會來電
覆吉安旅省同鄉會電
本會爲吉安失守通電
中央黨部覆函
南京蔣總司令覆電
瀋陽張副司令學良覆電
河南省政府劉主席峙覆電
江西省政府覆電
上海熊司令式輝覆電
致劉總指揮峙電
河南劉主席來電
催蔣總司令啓節電
致劉主席峙電
再催蔣總司令電
江西旅滬同鄉會請蔣總司令迅赴贛省剿匪電
蔣總司令嚴杜剿匪積弊之訓令

贛剿匪經費減輕之電令

王廳長擬定災區善後補充辦法

慰問熊司令式輝電

淞滬警備司令部撥電

上海江西同鄉會來電

武漢江西同鄉會來電

通知開大會函(一)

通知開大會函(二)

開會歡迎慰勞代表函

本會呈請立案文

縣黨部准予備案令

通告 本省各機關各團體各同鄉
各地江西同鄉會贛籍要人

江西省民政廳覆函

江西省賑務會覆函

江西旅蘇同鄉會覆函

附錄前發通電

通電一

通電二

通電三

通電四

國民政府覆函

續 災 彙 刊

江西省政府覆函

上海熊司令覆電(一)

上海熊司令覆電(二)

上海江西同鄉會覆電

旅湘江西同鄉會覆函

武漢江西同鄉會覆電

旅武漢江西同鄉會向劉總指揮請願書

吉安旅省同鄉會覆電

賀劉旅長夷電

會 務

江西旅揚同鄉會第一次全體大會議事錄

江西旅揚同鄉會第二次全體大會議事錄

江西旅揚同鄉會善後協進會簡章

江西旅揚同鄉會善後協進會職員表

江西旅揚同鄉會善後協進會組織系統表

江西旅揚同鄉會善後協進會議事錄

第一次常會

第二次常會

第三次常會

第一次臨時會議

第四次常會

第五次常會

第六次常會

第七次常會

本會賀年片附刊之標語

散賑

第二次臨時會議決匯交贛省賑委會三千元吉安第一區清勸會二千元



言 論

本會宣言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江西旅揚同鄉、謹以悲憤慄慄之忱、泣血揮毫、而爲辭曰、惟不容於世界之第三國際共產主義、慘殺人類、破壞道德、喪盡良心之共產黨、潛入我中華民國、擾亂我腹地東南之江西、展施其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之伎倆、實開破壞世界和平戕害人類同胞之新紀錄、嗚呼、何世界人類之不幸、何江西人民之不幸、何吾故鄉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之不幸如是也、人事不可問、天道未可憑、豈西域之耶穌、東土之牟尼、救人救世之一切教主、亦未覩殷紅之血、焦黑之土、顛顛之頭、節節之骨、橫陳錯雜於我江西百雉之野、如恆河沙數耶、吾欲暴共匪對我贛民荼毒之殘酷、必先抑吾痛、制吾哀、緩吾呼息、然後能振筆疾書、以爲天下後世告、

共產黨倡階級鬥爭、用燒殺手段、其鉄蹄印入我中華國土者已四五年、江西

首蒙其害、蠱惑荏苒健者、相與攜手、羽翼既成、乃盤踞我贛東之弋陽橫峯兩縣險巖山中、及贛西之井岡山東固等處爲巢穴、專肆避實攻虛、捨近圖遠、故使南鄰之閩粵、北鄰之鄂、東鄰之皖浙、西鄰之湘、封圻疊陷、竄剿迴環、聲擊交馳、師旅疲命、此共匪之襲擊詭計、三窟待勞之惟一策略、昭昭在人耳目、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噫嘻、不謂星星之火竟燎原矣、養癰貽害、積滴成渠、朱毛彭黃之衆、今日目爲大患、其實力初如何、其聲勢今如何、吾不忍言、吾誠不忍言、

長沙七二七之陷、共匪得實現破壞省會工作之第一聲、償彼慾壑、苦我民衆、癰疥潰發、言之傷心、越十日、捨彼燼餘、奔我贛域、未幾、西陲告警、吉安失陷、東隅報急、景鎮遂危、以被共匪盤踞數年之橫峯、與被共匪攻陷半載之泰和、蠅擁蟻聚、連合暴動、兇燄益振、民鮮孑遺、赤幟高張、脅迫景從之徒、揭竿以無量數、江西八十一縣、蹂躪犧牲者、七十有餘、生命喪亡達數十萬、財產損失、又豈止數目中之萬萬已乎、嗚呼、可怖之共匪、嗚

呼、可殺之共產黨、

江西三千萬民衆、已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被視爲反共派者、率宛轉畢命於大刀梭標匕首利斧斤斤寸磔之下、雖死亦不獲一彈之賜、一刀之決、視其掙扎、引爲笑樂、鼎鑊之烹、砧斧之奏、恐無是致死之慘、人類何不幸、天地何不仁、共產黨何其殘酷、吾不僅爲中國版輿腹笥之贛省前途悲、亦且爲世界人類之前途哭、

嗚呼、死者已矣、逃出性命苟延殘喘於流離顛沛之中者、又不知若干萬人、如一千七百里之贛江流域、修阻弗通、東北之災黎、率逃散於皖浙鄂諸省、西南之災黎、率逃散於閩粵湘諸省、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既毀我屋、又奪我子、啼飢號寒、不可終日、南之贛州、東之撫州、危城孤立、災黎麇集、試舉泰和逃出難民二十餘萬、弋陽十五萬、永新上饒竟達三十萬、其餘各縣在十萬以上者、尤難擢數、臨淵履冰、弗克計其殘軀之自存、恐非鄭監門不能繪其圖、元道州不能詠其狀、卽赤眉銅馬黃巾白狼之禍、無以逾其

酷、號稱三千萬人民之江西、今所存者、二千九百餘萬、劫後餘黎、如是之慘深痛切、未嘗不使天人悲、神鬼哭、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能毋令蜉蝣寄世之熱血生存者、一洒同情之淚乎、

江西旅揚同鄉、以飄零異地、遭家室慘離之變、桑梓切膚之痛、覺免死偷生之可恥、殘喘寄世之足悲、攘臂裂眦、咬牙噴血、誓與禍我贛省、潛入我中華國土、慘殺世界人類之共產黨、以角最後之勝利、縱梭標當前、一切犧牲、亦所不惜、

復泣血俛首肉袒崩角於我 國民政府崇隆階下、籲懇迅調大軍、澈底消滅荼毒我江西、慘殺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萬惡不赦之共產黨共產匪軍而後朝食、並企望我江西秉政當局、及綏靖災區軍隊、不得仍以共產匪軍、視爲癬疥、驅竄邊隅、匿跡險巇、卽爲終了任務、

三復流血哀告於我最親愛全世界民衆之前、予我同情、一致奮鬥、對彼蠶食鯨吞、兇饑萬丈之第三國際主義共產黨共產匪軍、誓不與同生地球戴天而立

最後、敢代表我子遺之二千九百餘萬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哀懇海內外仁人君子、大發慈悲、博施濟衆、生死人、肉白骨、挽劫運、出輪迴、是不啻西方耶穌、東土牟尼、暨救人救世之一切教主、復生於今日、殼鯨待命、謹此宣言、

●爲要生存的人們進一言

盲從共匪、是自尋死路、

對共匪中立、也不免于慘死、

惟有與共匪誓不兩立、乃能生存、

有真憑確據之事實證明、

共匪到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一切奇慘極酷、絕無人道的行爲、我敢斷言、全世界人類沒有不痛恨的、

共匪到處組織蘇維埃、呼蘇俄爲祖國、改中山場爲列甯場、既要殺盡其所謂智識階級資產階級、又驅迫徒手農工去前線抵抗槍砲子彈、并勒令婦女與人亂交、我敢斷言、全國同胞、沒有不知其會亡國滅種的、

既然都痛恨他、又知道他會亡國滅種、何以從不見全國人們、總動員似的去消滅他、至今還任他在不少的地方猖獗呢、

詳細研究、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一班無知的青年、無識的農工、被他邪說誘惑、盲從陷溺、不知振拔、第二個、就是一班小胆婆心的中立先生們、只圖自身的苟安、不肯起來奮鬥、此兩種人的總評、可以「腦筋不清眼光不遠」八

原书缺页

有的財物都榨盡了、才拆屋、破肚、斷頭、連屍首都尋不着、論黃步雲先生們的景況、早就有力量避到外埠去、但是他以為生平獨善自養、與人無怨、與世無爭、任何新陳代謝、總不致牽累中立的人、總不致殺害無仇的人、誰知你不是拿梭標去前線替死的農工、就犯了一個智識或資產階級的死罪、是決不能因你中立而倖免的、若黃步雲先生們、早打消中立的態度、以他的人力財力、與共匪奮鬥、極力做消滅共匪或協助反共同志救濟難民去協助軍隊的工作、不予共匪以打擊、反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何以見得呢、又有事實可證、譬如王子約先生、做清勸會的主任、李蔚丞先生、做靖衛團的團總、這總算是全吉安第一反共最烈的吧、共匪到吉、以為他們隨軍隊退走了、并不先去尋他、而他們也自知係共匪的仇敵、即刻易服化裝、深藏于密、經過四十幾天的搜索、并未損其毫髮、現在共匪退去、仍然出來做他的刺共工作、人人敬佩、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實嗎、

大凡中立的人、多係不明瞭共匪是不妥協的、是不仁恕的、是為目的不擇手段的、以為不得罪他、總可望倖免于難、故坐待其慘殺、事前既未之備、臨事更無可如何、而反共的却不然、自己明知與共匪不兩立、事前臨事、都有準備與隄防、所以共匪蹂躪吉安一個半月、殺死兩三萬人、中立的受害佔十分之九、反共的受害實佔少數、逃出的不必說、即未逃脫、化裝深藏、晝伏夜行、如難民團總秦邦彥同志等、固共匪百索不得、今日猶在人間、觀乎此、當知中立不免于死、惟奮鬥乃能生存、

還有一類最慘的事、都是由于不能奮鬥所演成、如共匪捉人殺人、均要十餘歲的小孩為之、在共匪是要訓練青年成殘忍性、而受之者居然馴服、被其毫不費力的綁牽以去、即拳術家如夏某等、亦不抵抗、推其用心、一若中立者希冀共匪之原諒同一可憐、殊不知共匪如食人的野獸、既遇之、對其拳打腳踢固是死、向其磕頭下跪也是死、與其跪倒送死、不如踢打尚有萬一勝利之望、若人人具此奮鬥的決心、不但共匪不敢使小孩捉人殺人、訓練殘忍青年不成、即一個拚一個、譬如吉安被其殺死兩三萬人、至少也可消滅他幾萬匪類、使匪寒心、不敢視殺人如宰豬羊、未嘗非計、并且共匪捉去是挖目割耳剝皮抽筋開腸破肚斷手斷腳凌遲處死、若同他對抗、不馴服被他捉去、他勢必用槍、就死也死得痛快、還可以消耗他無來源的子彈、如此次吉安被其捕殺兩三萬人、至少也可減輕他幾萬子彈的實力、這雖是一種無法、最後、同婦孺盡的下策、然較諸束手待斃、合算得多了、假使到處人人與共匪誓不兩立、什麼共匪都早絕滅了、那裏還會由他來宰割呢、同胞們、人類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若要圖生存、就不可忽略上述之事實、